



廣陵絕唱

孟小冬在上海中國大戲院義演的兩場《搜孤救孤》，征服了成千上萬的觀（聽）眾，被內外行人一致譽為前所未有的「廣陵絕響」。但卻出乎人們的意料，這次她在紅氍毹上最後一次與觀眾的見面，竟成了「後會無期」的絕唱了。這一年，不管怎麼算，她充其量不過四十歲，正是人到中年，應該大顯身手的時候，余派戲迷又是那麼如癡如狂地渴望著她，難道她立雪余門、吃盡千辛萬苦才學到手的余派藝術，就是為了替老杜祝壽演了這麼兩場就算草草完成歷史使命了？人們一時還弄不明白她為什麼早早就遠離了她本不應該離開的舞台。是急流勇退嗎？還是見好就收？總之，不管是由於什麼原因，對於京劇舞台來說，都是個無可估量的損失。

孟小冬這次來參加義演時，曾想到梅蘭芳就住在上海，也一定會登台，開始有些顧慮。萬一被派到一個戲裡，或即使同台不同戲，也會抬頭不見低頭見，總感到某些不便。但杜月笙和戲提調畢竟老於世故，似乎早就考慮在先了，把他倆的戲碼岔開，十天戲中，兩人分演大軸，梅八天，孟兩天，並不見面。偏偏有些小報上流言蜚語，亂出主意，希望梅、孟合作《四郎探母》或《武家坡》一類的「對兒戲」，企圖通過戲台上的陰陽顛倒，融化感情，使二人重溫舊夢，以達到台下的破鏡重圓。這件事弄得梅蘭芳和孟小冬乃至杜月笙都很狼狽。

這期間，也確有人想撮合梅、孟合演一劇，以饗滬上知音，成就千載難逢的盛事。此人是誰？黃金榮。按說他開了多家戲館，但自己並不會唱戲，他何以要提出這麼個餽主意？難道他還不知杜月笙和孟小冬早已有聯繫？原來這是黃金榮故意想要杜月笙難堪，原因是杜的六十壽辰假泰興路麗都花園舉行，排場很大，祝壽賓客有五、六千人，汽車就有一千多輛，警察局長親自在門前指揮交通，許多政府頭面人物如宋子文、湯恩伯、吳國楨、宣鐵吾等等，均到現場祝壽，連蔣介石也派代表參加，老蔣還派兒

子蔣緯國領著兒媳到他家裡去拜壽，杜可謂出盡風頭。黃金榮心想，我也去湊湊熱鬧，原以為杜月笙畢竟是自己一手栽培起來的，他必定會親自恭手出迎，也顯示一下自己的份量。

誰知老黃駕到時，杜卻托病未出，只由門徒代迎，這讓黃老闆大失面子，耿耿於懷。所以這次他趁機也給老杜出個難題。不過以梅之持重、孟之孤傲，他們也絕不會隨便被那些小報或其他什麼人牽著鼻子走的。

事實上也是如此，梅蘭芳先後登台各演四天，孟小冬推說自己無戲，不去戲院；中間兩天輪到孟小冬出台，梅也同樣避開，於馬思南路寓所聽電台實況轉播。每晚散戲後固定在南洋橋金府的夜宴，孟也未必出席。這樣，梅孟非但台上未遇，台下也未曾見過。就連最後一天杜月笙親自參加的全體合影，因有梅在場，孟也推托疲勞而辭謝了，對孟來說，也許是她早已淡薄了人間男女之情，不願意再重建那種徒有虛名、明誇暗棄的表面的愛情，因此，她在義演結束的第二天，便整理行裝，向杜月笙和姚玉蘭提出急欲北返。理由是，來上海四個月了，思念高堂，已有家書催歸，因此萬難再怠留。

出於牽掛老母，一片孝心，杜、姚也不好強留，杜讓姚出面送上珍貴金銀首飾，作為酬謝。此時的孟小冬心中隱然有種不快之感，但又有話不能說，有淚不能流。憑她與杜月笙千絲萬縷的關係，已非同一般，豈能用首飾金銀來作等價交易。所以她莞爾一笑，只取了一隻刻有老杜名字的金錶，其他豐厚的饋贈均雙手推回，未予接納，並對姚玉蘭說：「阿姐！這塊表我留作紀念。這次應該感謝你們盛情邀請我來參加義演，既為慈善事業出了點力，又讓我有機會在上海宣傳余派戲，也是對我老師的最好懷念。我雖然能受到觀眾的歡迎，但主要是你們的捧場，不然誰還會給我送那麼多花籃？」

孟小冬此話不虛，她此番在滬登台，不但為老杜壽辰增光添彩，了卻了他多年的心願，也替這位慈善家揚了名、露了臉。杜月笙不僅從個人感情上獲得快慰，也彌補了十六年前杜祠落成獨缺余叔岩的遺憾。但反過來說，孟小冬若沒有大亨杜月笙的面子，也絕對轟動不到那種程度。試想，一隻花籃折款五十萬元，能有多少真正戲迷送得起？那些一送十隻、一百隻的人，花籃上面雖然名義上寫的是贈給孟小冬登台誌喜，實際上是為了討得壽星大亨的歡心。這些贈送花籃者大多是杜的門徒或正有事需求他幫忙的人，正好借此機會巴結奉承，表示一下。孟小冬也是個明白人，她沒有把這些榮耀全部歸結到自己的頭上。只能說，孟小冬遇到了好機會，而杜月笙把這個機會又獻給了孟小冬。

杜月笙聽了孟小冬一番敘說，既感動又歉疚，他深知孟小冬的脾氣，她說過不要，就一定不會接受的，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又因連日祝壽忙碌，不勝疲累，食少事煩，哮喘發作，不能親自為其送行，就讓姚夫人代勞。

孟小冬行前，只保留了一件這次演出程嬰穿的褶子，它只有七、八成新，並不太值錢，但大小長短正合身，是她二十年前初到北京自己選購的，特別喜歡，暫時留作紀念，其他帶來的所有行頭，全部送了人，大有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味道。這就表明孟小冬今後不再打算登台了，表示其從此將告別氍毹的決心。孟小冬此舉似乎在告訴人們：在她的生命裡，已不再感到有什麼值得追求或需要的東西了。有人問她為什麼年紀輕輕就要退隱，她無奈地搖著頭和擺著手說：「您瞧，我這麼個樣子，可怎麼還登得了台呀？」據此可知，孟小冬摒棄粉墨，不再登台的原因，是體質太弱造成。她後來曾對其弟子說過這樣的話：「一戲之耗費精力太多，非體能所勝也。」

她回到北平不久，各戲院經理聞訊紛紛上門，邀她登台演營業戲，並說她在上海義演時，京城為之轟動，早就盼望她回京為大

家獻藝。她連忙向來人道謝，並說明戲裝行頭都已全部送人，從此要學陶淵明，隱居山林，不再唱戲了。

孟小冬離滬返平後，杜月笙日夜牽掛，總覺得這次很對不起她，孟小冬臨行只拿了一隻金錶，其他什麼也沒要。區區一塊錶，怎能表達他的感激之情？這倒使他不安起來，想到她這幾年還孑然一身，孤苦無依，憐惜之情油然而生。他突然想起孟小冬上次在滬曾談起北平住房有困難，也曾應允要為她另購新房的事。這次來滬幾個月，竟又將這件事忘得乾乾淨淨。「我老杜一生一世沒有講過不算數的話，怎麼這次說過的話不算數了？」事不宜遲，他隨即派了個得力的門徒，專程赴北平以孟小冬的名義替她買了一處房子，算作對她的酬答。地點在崇文門內貢院頂銀胡同，有一個很大的院子，是一所半中半西的住房，位於現在的北京站不遠，距離孟小冬原來東四的家也很近。其實這幢房子孟小冬並沒有住過多少時間，後來於一九八〇年由孟小冬的養子杜維善赴大陸時，在北京辦理了繼承接管手續。

